

仙术、魔法、旷世战争、纷乱之世准来... 热血英雄准来... 准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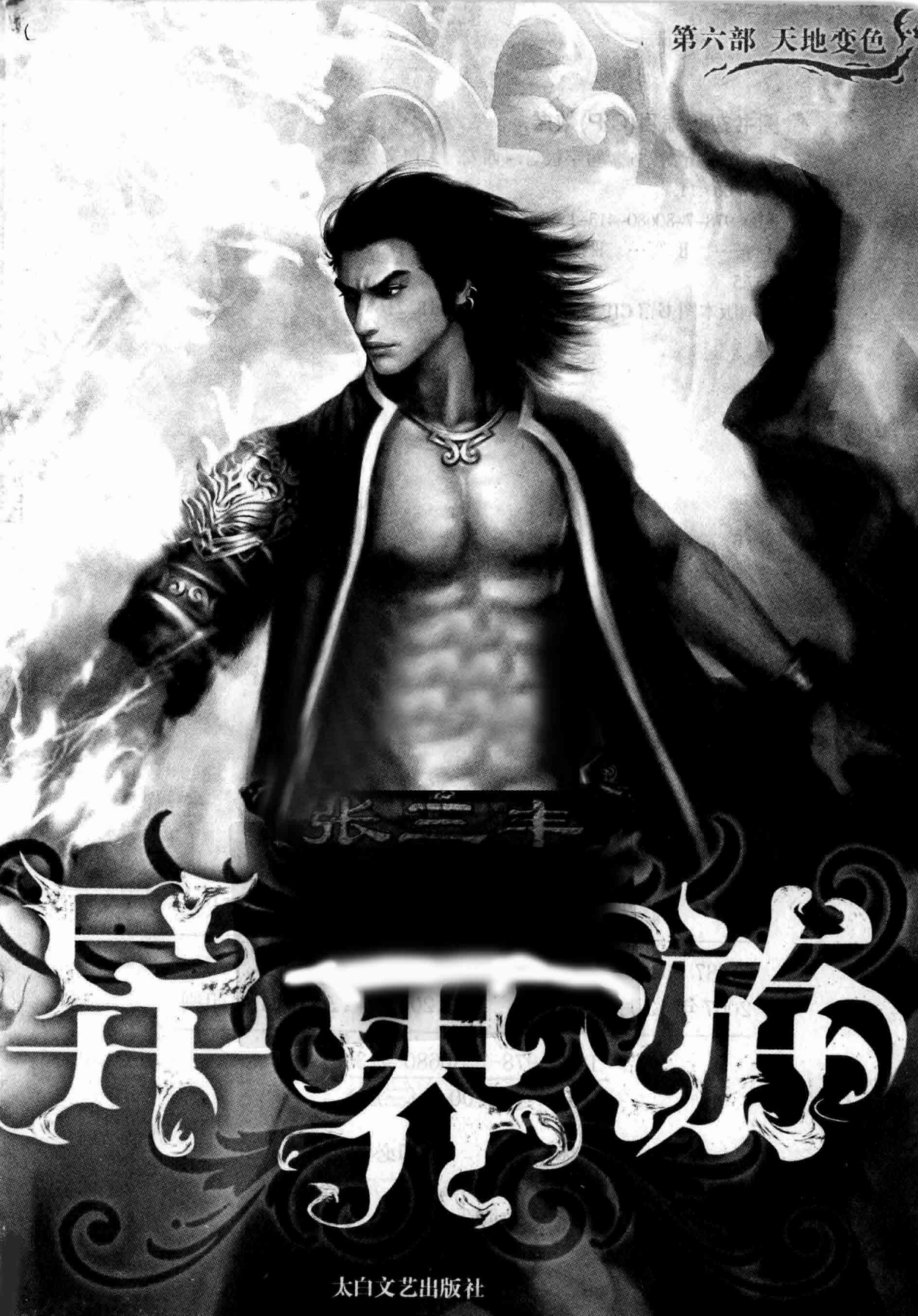
写字板®作品

张三丰

# 异界游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六部 天地变色



张三丰

# 异侠游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三丰异界游. 6 / 写字板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0680-413-1

I. 张… II. 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VI.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1216 号

## 张三丰异界游

写字板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8 印张 75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80680-413-1

定价: 72.00 元(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50002)

张三丰

# 异界游

1	第一百二十一章	机关露底
16	第一百二十二章	怒战群丑
26	第一百二十三章	独闯联营
36	第一百二十四章	神之领域
46	第一百二十五章	安插眼线
57	第一百二十六章	教皇怒火
72	第一百二十七章	血战无名丘
86	第一百二十八章	该和谈啦
96	第一百二十九章	谈判成功
106	第一百三十章	惊得宝藏
116	第一百三十一章	信仰危机
126	第一百三十二章	转生之门
136	第一百三十三章	悲情强者

## 目录

张三丰

# 异界游

146	第一百三十四章	教廷争执
156	第一百三十五章	怒龙连发
166	第一百三十六章	组建海军
176	第一百三十七章	美女亲卫
186	第一百三十八章	光暗双修
201	第一百三十九章	夺权大计
216	第一百四十章	雷灭总部
225	第一百四十一章	王都风云
235	第一百四十二章	地下世界
245	第一百四十三章	深水强敌
260	第一百四十四章	抵达暗夜
270	第一百四十五章	惊现雅典娜
280	第一百四十六章	正式决裂

## 目 录

## 第一百二十一章

### 机关露底

“教廷的事情先放一放，冰儿，我问你，你昨天都和欧阳若兰说什么了？”贫道对冰公主问道。

“就是说了一些日常的小事情，无非就是我们用什么打扮，穿什么衣服爱说什么话罢了。这些都很重要吗？”冰公主有些焦急地问道。

“没有，没有，这个不重要，反正他们的探子都能打探出来。”贫道怕她内疚，急忙岔开话题道，“你们就没问她喜欢什么吗？”

“问了，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她老是一个劲地对我们说胡话，而且不停地重复。要不是她神志清醒，我都以为她有神经病呢？”冰公主不满地道。

“嗯？”贫道立刻警觉起来，连忙问道，“她都对你们说的什么胡话？”

“她老是说，最近草原上乌鸦好讨厌，总是晚上出来乱飞，还不停地排泄有毒的粪便。”冰公主恼怒地道，“她可真恶心，人家都快吐了！”

贫道心里顿时就是一惊，爷爷和父亲都看我，我沉重地点点头，表示这话里有话，然后为了确定一下，我又接着问道：“那她还说什么了？”

“再有就是她老是自吹，说她是什么‘久病成良医’！”冰公主见我脸色不对，急忙追问道：“难道这些话有什么别的意思吗？”

“久病成良医！”贫道一拍自己的额头，悔恨地道，“我太小看她了，没想到我的机关竟然被她给发觉了！奇怪，她怎么不说出来呢？”

“什么机关？难道是你说的阴招被她识破了。”爷爷急忙问道，“要不要紧？”

“不要紧！”贫道低头沉思了一下，恍然大悟道：“切，我明白了，她是无法阻止，才故意对我卖好的！”

“到底是什么？你能给我说清楚了吗？”爷爷有些恼怒地道。

“是这样的。”贫道连忙解释道，“我当时在大汉王都听说联军进犯大汉的时候，就曾经想到了一个计划，当时，我就写信给博拉姿，叫他们去准备了。在联军到来之前，您还记得我当时秘密指挥的五千翼人部队吗？他们就是在执行计划！”

“当然记得，你为了他们，可是折腾了几万大军天天严密护卫着，白天晚上都不叫休息，弄得下面怨声载道，可你又不说原因，现在必须给我说清楚了！”爷爷恼火地道。

“呵呵，您别气，我这不是要给您说吗！”贫道赶紧赔笑道，“这个事呢，要从头说，还要牵扯到我的一个手下，他是大陆上快绝种的职业巫师，您有印象吗？”

“巫师？”爷爷诧异地道，“就是那个专门研究怎么用药剂害人的职业？”

“嘿嘿，不错，我的这个手下有上千种独特的药物配方，功用千奇百怪，其中有一种药，我当时一听他提起来，就立刻上心了！”贫道得意地道。

“什么药？”爷爷好奇地问道。

“嘿嘿，这药没有名字，是他偶然配制出来的，效果只有一个。只要在空气中撒上一点，被奔驰而过的骏马给沾到口鼻中，七天之后，此马必亡。我就是派翼人到草原上撒这种药去了。”贫道奸笑道，“草原大战，最重要的就是战马，只要药效一发作，联军战马最少也要死伤九成以上。我就不信了，联军的两百万步兵，还能在草原上挡得住青龙铁骑的冲锋？除非他们都是兽人。”

“你——够——阴！”爷爷惊喜地道，“我说你小子怎么胸有成竹，一点不急呢，原来早有后手啊？”

“可恶，怎么不早说？”父亲也怒骂道，“你知道不知道，自从大军压境以来，我就从来没有睡过安稳觉。早知道你小子有这一招，我至于担心成这样吗？”

“呵呵，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啊？”贫道苦笑道，“联军可不是就一匹两匹的马啊？那是一百多万匹，联营扎出去几百里远，谁知道那些临时赶制出来的药，有什么效果啊？万一到时候不灵了，我不是叫你们空欢喜一场吗？”

“那你有多大的把握？”爷爷连忙问道。

“八成左右吧！”贫道笑道，“因为我要得比较急，而且我要的量也大，还不希望发作得太快，所以我的那个手下连夜更改了新配方，来不及多做实验，就急匆匆地做好送来了。”

“为什么不希望发作得快啊？”父亲奇怪地问道，“早点收拾了他们不好吗？”

“我的药的制造和散播都需要时间，到昨天为止，我的五千翼人才算把联军养马的草场都撒了个遍。要是发作快了，他们就会提前警觉，很可能把没中毒的保护起来。只要他们能剩余三十万战马，我们就别想速战速决。”贫道笑道，“其实就是现在，发作得也快了些。至少欧阳若兰就已经察觉到了，不过奇怪的是，她好像并不想声张，而是选择了沉默和装傻。”

“可她怎么会知道的？”爷爷奇怪地问道，“难道你的药有奇怪的味道，很容易被识破？”

“不是，这种药无色无气味，当然，吃下去会有所不同，可谁没事去吃草啊？就是有人偶尔吃两根也不过觉得有点苦罢了，谁也不会怀疑里面有毒的。”贫道自信地道，“而且这药只对马有效果，人吃了没事。”

“至于欧阳若兰，我猜她是见到战马很多都病倒了以后，才起的疑心，随即对它们进行仔细的诊断，最后得出了结论，在战马没出现异常以前，我保证她不会有所察觉的。”贫道随后叹服地道，“您想，她为什么老是强调‘久病成良医’？显然，她是说，她为了自己的病，没少在药物学上下工夫，所以才能认出战马的中毒症状。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女人啊！”

“你说她会不会表面上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等我们放心出击的时候，她再突然把马都治疗好，用来反阴你一下呢？”爷爷担心地问道。

“呵呵，可能性不大！”贫道自信地道，“这毒其实不难治疗，不仅光明法术里的驱毒术可以奏效，就是配制起解药来也不难。可关键问题就是数量，我敢断言，现在联军战马十之八九都已经中毒了。这么多马中毒，要想解的话，实在太难了。一个牧师一天能治疗十几匹战马就不错了，联军的牧师也就几百，肯定不过千，累死他们也治疗不好这么多马啊？没等他们治疗完，就该全死干净了。”

“那解药呢？欧阳若兰要是提前配解药怎么办？”爷爷问道，“你能配毒，她就能解啊？”

“更不可能！”贫道笑道，“我配药的人手且不说，光那些药物，可是集合了我领地几乎所有的精灵法师，用魔法催生出来的，要是靠采集的话，就是人马都放出去也采不到足够的量。欧阳若兰就是知道解药的方子，她也没有这么多药去配制啊？而且我都问过我手下的巫师了，解药里有几种根本不在草原上，她哪去弄啊？”

其实，催生药物的主力是那些德鲁依，没有他们，我甚至连配药的人手都找不齐呢。可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太敏感，暂时还是不叫他们露脸了，什么时候那些位大德鲁依都把我给的九级魔兽灵魂融合好了，嘎嘎，就是他们正式出来和教廷唱对台戏的时候！

“这么说来，联军的战马是死定了？”爷爷满意地笑道。

“绝对死定了。”贫道笑道，“不过，为了稳妥起见，我会派雷达好好巡视的，他们的战马不死光，我们绝对不出击！”

“哈哈，太好了，我们何不拖延下时间，等他们战马死光以后，你再出面和欧阳若兰交涉，让他们老实地把公主交出来。”爷爷笑道，“我想，那个时候，他们是不会说半个不字的。”

“可是，我在当场发过誓，要明天给他们一个答复的啊？要是不履行，龙家的声誉何在啊？”贫道为难地道。

“唉！龙家的声誉固然重要，可是和你的小命比起来，我倒宁可不要声誉了！”爷爷感慨地道，“龙家不能没有你啊！”

“切，不就是六个笨蛋吗？爷爷不必在意，我有盖次，还怕他们？”贫道不在乎地



道。

“可是教廷是知道盖次的，却还要提出这个条件，显然他们是有对付的办法了！”爷爷摇头叹息道。

“嘿嘿，不会吧？他们能有什么办法？”贫道笑道。

“对了，欧阳若兰还有句话老是重复，和盖次有关。”冰公主突然插嘴道。

“是什么？”爷爷急忙问道。

“她说，盖次真可爱，她连盖次身上几根毛都数清楚了！”冰公主奇怪地问，“难道盖次还有什么秘密吗？为什么你们都这么看重它？”

“其实也不算什么秘密，它不过是一只普通的大地之熊罢了！”贫道笑咪咪地道。

“大地之熊？”冰公主吃惊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不可思议地道，“龙哥哥，吹牛是不对的。”

“哈哈！”我们三个一起大笑了起来，父亲也是最近才从爷爷那里知道盖次身份的，当时的反应也和冰公主差不多。

“是不是，明天你就知道了！”贫道笑呵呵地道，“一对六，哈哈，我敢说，除非是教皇或者外婆那个级别的人，不然的话，就是六个剑加六大魔导师也不可能是盖次的对手。”

“天哪，难道是真的！”冰公主震惊地道，“那明天你可一定要把妹妹救出来啊！”

“呵呵，放心吧，看我怎么收拾那些白痴的！”贫道自信地道。嘿嘿，教皇知道的盖次是被自然女神灌输神力之前的盖次，他所有对付盖次的方法肯定都是照着那时盖次的实力制定的，现在盖次实力翻倍了，我就不信他的阴招还能奏效！

再说了，贫道自己也不是白给的，自从盖次暴露以后，我就已经积极准备了，其实，就是不用盖次，仅仅靠我自己挑这六个人，也有不下八九成的把握，谁怕谁啊？

“千万不可大意！”爷爷却严肃地道，“别忘了，你明天可是要把霜之哀伤和怒龙之咆哮交出去的，他们要是用上这两件东西来对付你的话，你可就危险啦！”

“嗯，是啊，霜之哀伤他们可能还顾忌里面的怨气，应该不会轻易动用。可是怒龙之咆哮就没有顾虑了，它实在太厉害了，你能躲得开吗？”父亲也担忧地道。

“是啊，怒龙之咆哮的威力太强了，龙哥哥千万不要给他们，妹妹一定不会怪你的！”冰公主也着急地道。

“哈哈，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贫道笑着把怒龙之咆哮拿了出来，道：“不知道霜之哀伤能不能劈碎了它！”

“劈碎了它？”爷爷一惊，随后立刻明白过来，惋惜地道，“毁了它的确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只是太可惜啦！”

“哎呀，这怎么行！”冰公主着急地道，“这可是神器啊，你还要靠它打败敌人呢？”

“呵呵，其实这个东西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了。”贫道笑着解释道，“它的功绩太大，威慑力太强，以至于所有人都在细心地提心吊胆地防着它，连带着也就提防着我。只要这东西在我手上一天，我就是大陆公敌。那些权贵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就会不计代价地来找我的麻烦，你们想想看，我几次和人家打赌争斗，其实都有些莫名其妙，他们的目的无非都是为了我手上的这件东西来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

“可是，没有它，你以后怎么威慑那些法师啊？”爷爷不解地道，“别忘了，联军可还有两位大魔导师呢。没有了怒龙之咆哮，你以为他们还会躲藏起来不见人吗？到时候，我看你拿什么挡他们的魔法攻击。”

“呵呵，我另一个目的就是引他们出来，他们老是躲在暗处，我才讨厌呢，要是他们敢站到我面前，嘿嘿，我自有办法收拾他们！”贫道自信地笑道。怒龙之咆哮在贫道实力不济的时候，确实是个好帮手，可是现在却已经是鸡肋了。

我的飞剑自从吸收了大甲壳虫的能量以后，威力大增，配合我的控剑手段，几千米外取人首级，真如探囊取物，比怒龙之咆哮可是强多了，我之所以用弩不用剑，无非是想藏个手段，好关键时刻阴人而已。可是因为怒龙之咆哮的存在，使得我的对手全藏了起来，我是阴无可阴。空有一身的本事使不上，心里真郁闷啊。这次只要成功把怒龙之咆哮甩出去，嘿嘿，自然会有白痴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给我试剑。

“可是，这东西也太珍贵了吧？怎么能说毁就毁啊！”父亲颇为舍不得地道，“要是叫你妈知道了，她能心疼死。”

“呵呵，我的意思不过是劈碎它的弓臂和弦，这两个部件在别的弩上是最重要的，可是在怒龙之咆哮上，其实并不重要，至少我有办法找替代品把它修复了，所以，只要我们打完胜仗，把残破的怒龙之咆哮拿回来，我照样可以修好。”贫道好笑道，“嘿嘿，到时候别人都以为它坏了，不会多加提防，我就又可以用它出其不意地阴人啦！”

“真的能修？”爷爷眼睛一亮，笑道：“那就没有问题啦！”

“可是霜之哀伤也很强啊，我听说它现在已经是剑类排名第一的神器了，怎么能给联军拿走呢？”冰公主着急地道。

“这个你就别管啦，呵呵，总之，这剑是个灾星，谁拿谁倒霉！”贫道笑着道，“不信你问问爷爷，他就用过一次！”

“我保证它是灾星。”爷爷苦笑道，“我就用了一次，不过十几分钟，到现在都浑身疼得要死。谁要就给谁吧，一点都不可惜。”

“可是——”冰公主还想说什么，贫道可不愿意多做纠缠，毕竟异界魔鬼的事情还是不要多说的好的，于是赶紧岔开话题。

“好啦，不说这个了。”贫道急忙追问道，“欧阳若兰还说别的什么胡话没有？”

“没有，她反复就说这三句！”冰公主道。

“小子，你看这个欧阳若兰是什么意思啊？”爷爷笑眯眯地道，“不会是对你旧情复燃吧？”

“呵呵！”父亲和冰公主都是一脸怪笑地看着我，弄得我一阵不自在。

“不是不是啦！”贫道急忙否认道，“我猜，她可能是被人控制了，被迫来当这个联军领袖，很可能心里并不愿意，她这些胡话分明是要冰儿带给我的，是在向我卖好呢。”

“卖好？为什么？”父亲奇怪地问。

“哼！”贫道冷笑道，“她察觉战马中毒的时候，应该已经很晚了，她知道自己无能为力，联军败局已定，所以才向我示好，这是要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啊！”

“嗯，很有可能。”爷爷道，“今天的情报显示，她把联军一半的部队调到后面去了，暂时还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不过，霍福帝国的所有部队都走了，显然，她是在保存自己国家的实力。”

“离药效全部发作还有十多天的时间，现在撤走的部队，我们是毫无办法的。很可能最后就只能把眼前的卡特人和美格蓝人抓了，就是抓到了她又能怎样？凭她给我保密、带话的恩情，我还能把她一个弱女子如何了？”贫道苦笑道，“这个女人，怎么就这么精明呢？”

第二天一大早，卫兵就来报告说，欧阳若兰上门来要债了。贫道有意要气她，所以磨蹭了一个多小时才和爷爷、父亲一起来到了城门楼上。

“让一位女士等这么久，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欧阳若兰首先不满地指责道。

“请问，绑架女生，然后上门勒索神器级别的宝物，是不是礼貌的行为啊？”贫道假装不解地问道。

“哎呀，龙将军你提醒我了呢，你昨天说的话，发的誓言，可都被我们听了个清楚，不知道将军阁下打算兑现自己的承诺吗？”欧阳若兰被我说得小脸一红，立刻果断地放弃了和我在礼貌问题上的纠缠，转头就直奔主题，害得我一肚子嘲讽的话愣是没机会说。

“我当然会兑现，不过我先问清楚了，你们什么时候放了另外一位公主？”贫道无奈地回答道。

“当然是在阁下赢了决斗以后啦。”欧阳若兰笑道。

“那我赢了以后，再把东西给你们。”贫道冷笑道。

“那怎么行，万一你要是输了，我找谁要东西去啊？”欧阳若兰急忙反对道。

“可要是东西先给了你们，万一要是你们输了，我找谁要人去啊？”贫道学着她的语气反问道。

“不行，东西必须先给我们。”欧阳若兰斩钉截铁地道。

“那除非你们先把人给我！”贫道反驳道，“正好我们的条件也不冲突，就这么定了吧？”

“呵呵，将军果然厉害。”欧阳若兰冷笑道，“可是我们这个交易完了，阁下还会

和我们的人决斗么？”

“当然会。”贫道冷笑道，“其实你们就是没有人质在手，想决斗的话我也绝对不会推辞的，别看你们出六个人，我一点不在乎。兽神先知带雷兽都叫我给灭了，你们联军里出来的那些废物，我还真是没放在眼里。”

“好，阁下果然够狂！”欧阳若兰夸赞道，说话的时候，她又摸头发，眼神却偷偷地瞥到了身侧，那里有一位普通军官打扮的家伙，略微沉思了一下，随即对欧阳若兰点了点头。

“好吧，我答应你先进行这项交易，然后决斗，还是老规矩，请阁下当众发誓！”欧阳若兰笑道。

“滚！”贫道脸色一变，当即怒骂道，“你叫我发我就发，当我是你奴才么？要换就换，不换拉倒，反正她要是在你们手上有什么差错的话，今天在场的所有联军高层，就都等着变成怨灵，享受那永无止境的痛苦吧！”

“你，你！”欧阳若兰见我恼了，又气又怕，愣是有些语无伦次了。她今天为什么来得这么早？还不是因为昨天那吓人的一幕，让她整夜失眠，她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那个在阳光下哀号的灵魂来，整整一夜她都是睁着眼睛过来的，所以才一大早跑了过来。发现那个吓人的灵魂不见了，才稍稍放心。其实那个灵魂已经被克里收到他的暗黑龙骨杖里去了。

“你什么你，婆婆妈妈的真不愧是个女人，换不换，快说？”贫道不耐烦地催促道。虽然场面上我是占尽上风，可是贫道心里却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想我堂堂一代宗师，却要靠鬼怪来吓唬一个小姑娘，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啊，就别提多郁闷了。

“换了啦！”欧阳若兰无奈之下，只好答应，随后却又说道：“你一个大男人家，却用鬼魂来欺负女孩子，真没品！”

“你堂堂联军统帅却要靠绑票来对付对手，那就有品啦？”贫道苦笑着反驳道。

“你以为我乐意啊？”欧阳若兰脱口而出后，立刻意识到这话有点不妥，马上改口道：“谁叫你那么阴险那么狡猾的。好啦，不和你多说了，你把东西给城里的牧师，我们也把人交给随军的牧师，让他们交换。”

“好吧，不过你可别耍花招。”贫道随口道。

在战场上，很多时候要交换俘虏，或者谈判，或者用赎金买回贵族将领。这些事情通常都由教会的人来做中间人，毕竟教廷的金字招牌在那，有他们做保，两边都能信得过。虽然现在教廷明显站在了联军那边，不过这次贫道也还是信得过他们的，毕竟是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也不敢做得太离谱。

何况一会儿还有场决斗的戏要等我上场呢，这个时候他们绝对不会造假的。嘿嘿，就是假了又如何，怒龙之咆哮已经被我偷偷地把弓臂和弓弦用三昧真火炼断了，只留下一点相连，一拉弓肯定全断，等于是一件废物了。至于霜之哀伤，嘎嘎，那根本就是个祸害，我能扔出去，都求之不得呢。

很快城里的牧师就把东西送了出去，并把火公主领了回来，贫道连忙跑去安

慰，死里逃生之后的她和冰公主抱着我是一阵痛哭，好半天才缓过来。

“喂，龙青天，你完了没有，是不是该办正事啦！”欧阳若兰在外面喊道。

贫道只好放开两位公主，带着她们再次来到了城楼上，对欧阳若兰道：“我这是给你留时间去检查东西呢！”

“切，说得好听，明明就是光想着自己卿卿我我呢！”欧阳若兰小声地嘀咕道，随后她又大声对我说道：“好啦，东西我都检查过了，还不错，我们是不是该——”

“等一下！”那个暗中指挥欧阳若兰的家伙，突然气急败坏地喊道，随后他催马跑到欧阳若兰身边，把他刚刚得到的消息在欧阳若兰耳边诉说了起来。

原来，接东西的人根本不是欧阳若兰，所以她也不知道东西好坏，以为人都送回去了，肯定就是没问题呢。却不知，那怒龙之咆哮表面是好的，光看，根本分不出好坏。等他们拿到手里，请法师灌输魔力拉弓的时候，猫腻才出来。刚拉到一多半的时候，弓臂弓弦一起拉断了。断裂的弓臂在巨力的作用下，横飞出去，愣是把旁观的两个倒霉蛋给伤了。一个被射断了大腿，另一个更倒霉，小肚子上被穿了个透明的大洞，眼见不能活了。

下面的人赶紧对那个老者汇报了情况，恼羞成怒的他这才急忙站出来，打断欧阳若兰的话，把事情和她说了，要她找贫道问个清楚。

“你行啊你？”欧阳若兰听后，立刻是“勃然大怒”，看着是气得不轻，可是眼睛里却全是笑，不过口气还是很严厉，对贫道厉声指责道：“你怎么能这样？”

“我怎么样啦？”贫道装傻地问道。

“你在怒龙之咆哮上动了什么手脚，为什么我们一拉就坏？”欧阳若兰问道。

“哎呀呀，真的吗？”贫道无比痛惜地道，“这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什么情理？”欧阳若兰奇怪地问道。

“你没听说过吗？”贫道解释道，“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息，善马择主而侍。这是说通灵的东西都会自己选择主人。向怒龙之咆哮这样的绝世神器，自然是有灵性的，它在我手上，那是宝剑配英雄，自然威力无穷。可是一到了你们这些只知颠倒是非、擅长绑架勒索、平时无恶不做的混账东西手上，它自然就要抗议啦！这只能说明，你们实在太坏了，而它又太有灵性了，宁可毁身而亡，也不愿意做你们的帮凶。”

“你，你，你可真能胡说！”欧阳若兰被我说得是又好气又好笑，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绝对不是胡说，事实就是如此啊，不然的话，你想，它为什么在我手上的时候就不坏呢？”贫道立刻反问道。

欧阳若兰一听，我反倒问起她原因来了，好玄没气死，她其实早就明白，这个哑巴亏是吃定了，人都送回去了，还能找我退货不成？只是为了应付那个老家伙才和我随便扯了两句，见到我一副什么都不怕的架势，立刻借机下台。用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望向了那个装扮成普通军官的老者。老家伙就是再傻，现在也知道事情无

可挽回了，只好对欧阳若兰苦笑着摇摇头，随后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表示此事不再追究了。

“你厉害，我说不过你！”欧阳若兰见老者不追究了，立刻苦笑着认输道：“这件事情，我就不追究了，现在咱们还是说说决斗的正事吧！”

“好啊！”贫道小赢了一把，立刻见好就收，对欧阳若兰得意地道，“你可以把我的对手都叫出来了。不过提前要说好，我下手可是重，万一弄死了谁，可别怪我。”

“呵呵，当然不怪将军，都是他们自找的，不过将军也要小心，可别有个好歹才是！”欧阳若兰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非常的平静，没有一丝的起伏，叫人分不清是真心的嘱咐还是纯粹说反话。

欧阳若兰说完以后，轻轻一挥手，带着她的人缓缓后退，显然，她是被上次爷爷和阿尔伯特的战斗吓坏了，为了不受波及，所以这次提前退场。在她走后不久，六个人骑着六匹马，不急不缓地来到城前千米处停了下来。

这六个人里一看就能分出高下来，其中四个是高手，两个一看就是凑数的，不过，即使是凑数的两个人，也差不多有老马的水平。而那四个高手里，我仅仅就认识那个法师，他长得一张寒冰脸，面色阴沉至极，一身深蓝色的魔法长袍，一看就是冰系的。那一身强大的魔力波动，证明他的实力最起码也是个大魔导师，不用问，此人绝对是堪帕斯帝国国师冰系大魔导师斯特拉里。

“呵呵，出手就是大魔导师，够看得起我的啊！”贫道略感意外地道。

“和他身边的那三个人比，他一个大魔导师算个屁！”爷爷恼怒地骂道，“妈的，这些深山里的孤魂野鬼，欧阳若兰都是从哪找出来的？”

“您认识？”贫道略感意外地问道。

“呵呵，当然认识，我们还是老相好呢，是不是啊？小雷子！”一个妖里妖气的声音从那个打扮怪异的家伙嘴里传出来。这个家伙身上一身大红的袍子，脸上擦脂抹粉，外表看起来难以分辨男女，说话也是阴阳怪气。他这一句话说得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恶心死我了，怎么听怎么像个太监。

不过，虽然他人很猥亵，可是本事却让贫道刮目相看。他身在千多米外，这么远的距离，我和爷爷的小声谈话他都能听个一清二楚，显然他的实力强得相当可怕。

“你他妈的怎么还不死？”爷爷被他叫了一句小雷子，气得脸都绿了，怒声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臭人妖，当初不是被老子宰了吗？哪个混账王八蛋又把你给救活了？”

“哈哈！”那个家伙突然仰天狂笑起来，好一阵才停下，恶狠狠地道：“当初你们几个小鬼先是暗算我，后又联手围攻，可惜还是没能置我于死地。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亲手宰了你的孙子，给我自己好好出上一口气。哈哈，我要活活气死你！”

“哼，凭你也配！”爷爷不屑地道，“小五，你听好了，这个家伙比我还高上一辈，今年已经一百五十多岁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像个人妖，不仅人邪气，武技也一样邪气，人们后来就管他叫妖剑。”随后，爷爷就把这个妖剑的来历说

给我听了。

原来这个妖剑年轻时候是个采花贼，而且是俊男美女通吃的那种，手段又够狠，采完就要命。在他横行大陆的几十年里，死在他手上的俊男美女不知道有多少了，完全可以说他是恶贯满盈了。

要知道，俊男美女多是出自贵族人家，穷人家的孩子长期操劳，能长得顺眼了，就不是很容易。所以，死在他手上的人多数都是上层社会的贵族子弟，如此一来，他算是彻底地得罪了整个大陆的上层社会。

以致于几乎大陆上所有国家，都在他脑袋上放有通缉令，悬赏的赏金累加起来也绝对过亿了。可是却一直拿他没办法。妖剑这个家伙不仅武技之强，不在当时的剑圣之下，而且还有擅长化妆和潜行逃命的本事，又是满大陆地乱转，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所以几次对他设置的圈套都没能成功，不是他没来，就是都被他逃脱了。

后来，这个家伙干不该万不该，不该把主意打到了祖母身上，当时祖母成为圣女后，在大陆上四处游历，一般情况下，她就带两个人，一个是爷爷，一个就是阿尔伯特，后来又加了个卡秋莎。当时四个人都很年轻，而且祖母和卡秋莎都是绝世的美女，阿尔伯特又是绝世的美男子，就是爷爷，当时也是一脸阳刚气的男子汉。

妖剑偶然在大街上见到这么四个人走在一起，哪有不动心的道理啊？他当时年纪有八九十岁了，实力很强，比现在的马赫也不差，有道是艺高人胆大，他以为，对付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啊？可怜的白痴自动忽略了卡秋莎，却不知这才是最要命的呢。所以他毫不顾忌，大摇大摆地就跟了上去，一点不在乎暴露行迹。

作为圣女的护卫，爷爷和阿尔伯特可不是草包，很快就发觉有人跟踪了。再加上妖剑高明的身手和邪气的做派，一下子就被爷爷他们认了出来。四个人也都是惟恐天下不乱的主，略微一商量，立刻就决定要钓这条大鱼。

四个人于是把妖剑往城外领，走到了一处山崖边的死地，假装见到没路了要回去，路过妖剑的时候，祖母先对他来了一个微笑。妖剑当即就看得色于魂受，不觉就有些呆了。随后突然被爷爷四人联手给偷袭了一下，直接就伤了腿，然后又被爷爷他们把下山的路给挡住了。

妖剑当时死得那个窝囊就别提了，身后是悬崖，唯一的路上又挡了四个高手一条龙，祖母，爷爷和阿尔伯特这三个战士，还有祖母的守护天使这个身兼牧师的战士。至于卡秋莎，直接变身回来，以一条小白龙的样子参战。虽然她小，可是作为龙族中最擅长法术的白龙一族，卡秋莎的魔力和本事一点不比大魔导师差，而且她可是全系的。整个就是一个战、法、牧的绝佳战斗组合，而且还是长期战斗养成的默契配合的小组。

妖剑当时不过一个剑圣级别的高手，一个全系的大魔导师他就不一定打得过，更别说还有四个高级战士帮忙了。要是平地上，以他的速度和实力跑是没问题的，

可偏偏又是被堵在了这么一个绝地上，不死才怪。

最后他被爷爷一剑穿心，带着爷爷的配剑掉落悬崖。爷爷他们当时也伤的不轻，勉强回城，通知当地的教会去收尸，可是回报的人说，尸体被魔兽吃掉了，只留下爷爷插在他身上的配剑和几块骨头。没想到，他今天竟然又出现了，很可能当时是教廷救了他，一直养到了现在，终于放出来咬人了。自从知道妖剑能听到我们说话以后，我就立刻布置了一道隔音结界，这样爷爷就能给我畅谈他们的情况了。

“这个死人妖的武技路子非常邪气，剑走偏锋，专挑下阴、咽喉、眼睛和耳孔等处下手，身法快如鬼魅，出剑的速度则快得几乎看不见影子。最可恶的是，他一点廉耻心都没有，战术极其恶毒。他的剑身上涂有巨毒，还擅长用恶心的语言影响对手的情绪，要是无能利用的人质在一边，哪怕是个妇孺，他也绝对不会放过的，你对付他要特别小心他的偷袭。”爷爷对我仔细地叮嘱道。

“嗯，这家活原来是个畜生啊，我今天不会再叫他有机会害人了。”贫道冷冷地道。虽然我是出家人，可是碰上这样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混蛋，贫道也绝对不介意替天行道。

说着，贫道开始用神识探察妖剑体内的斗气强度和性质，发现他的斗气浑厚度比阿尔伯特还强，而且运转的速度也更快一些，性质阴损，拥有破坏人体技能的特质，被他的斗气伤了的人，八成不死也要残废。有此发现，贫道立刻就对他警觉了起来。

“嗯，还有他身边的那个麻衣老者，妖剑要是和他比起来，不过算个不成器的家伙，你看他的打扮像什么？”爷爷一脸沉重地问道。

“苦修士！”贫道惊讶地发现，这个老者的打扮竟然像个苦修士，不过别的苦修士都是瘦小枯干，惟独此人红光满面，膀大腰圆，身高两米开外，论身形不比爷爷差多少。我们龙家人可都是出了名的大汉，在人族里很少能找出我家这么壮的人来，这个家伙能长成这样实在少见。

此人看年纪大约六七十，他长得一脸狰狞，神态间狂傲无比，好像别人都欠他似的。拽得没边了，怎么看都和二五八万一样。一点不像是个修士，倒和屠夫近似。于是，我还以为他不过是打扮的有些像而已，何况他手上也没有苦修士的招牌武器传承杖，所以我才没有在第一时间认出他是苦修士来，再说，我以前见过的苦修士三五个都未必能有他一个大呢。

“不错，他叫米诺亚，以前曾经号称大陆第一狂信者，在狂信者军团中实力最强，他的辈份也比我高一辈，现任狂信者军团长罗那多是他的亲侄孙。”爷爷苦笑道，“此人好勇斗狠，最喜欢和强者交手，当年曾经横扫大陆，十大剑圣里有九个败在他的手上，只有我父亲靠着神器龙纹古剑的特性，勉强和他战了一天一夜，不分胜负。那已经是七八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他现在能达到什么境界，你自己想吧！”

晕，又是一个来历不凡的家伙，贫道赶紧探察他体内的情形，惊异地发现，他体内那中纯净的光明系能量，已经凝结成液体了，宛如大河一般在他体内飞速流动



着。单从能量的强度来分析，妖剑都不及他一半强。怪不得爷爷说他比妖剑厉害得多呢。

“嘿嘿，虽然他战绩辉煌，可是应该还打不过盖次吧？”贫道奇怪地问道，“不过，教廷能把他派出来，难道是要和我们摊牌了？教皇就不怕祖母责难吗？就不怕无法保持教廷中立与国家战争的超然地位吗？那老家伙脑袋叫驴给踢了吧？”

“呵呵，你误会了，他现在已经不归属教廷管辖了，所以教廷和此事可以说毫无瓜葛！”爷爷苦笑道，“至少教皇可以理直气壮地这么说。”

“怎么回事？难道这样的高手，教廷也不要了？”贫道好奇地问道，“不是他犯过什么错吧？”

“是的。”爷爷笑道，“他号称大陆第一狂信者可不仅仅是在实力上，就连在信仰上也是如此，而且狂信到偏激的地步了，只要被他见到任何人敢做对神不敬的事，下场都是一棒子打死。被他这么揍死的人成千上万，可是他身为狂信者军团的第一顺位继承者，地位超然，虽然做得太过火了，可是毕竟有个正当的理由，又有教廷做后盾，所以一直都没事。人们往往见了他就提前躲得远远的，背后人们都管他叫狂疯子。”

“然后呢？他是怎么被教廷驱逐出去的呢？”贫道连忙追问道。

“那次他在圣山教廷总部散步，突然发现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在花园里撒尿，尿在了花园里一座神像的底座上。于是，二话没说，过去一棒子，就把那个孩子给打得支离破碎，连在一边看孩子的侍卫和使女都不放过，全给杀了，理由是没有阻止小孩子的渎神行为。”爷爷道。

“那个孩子是霍福帝国的小皇子，陪他母亲——霍福帝国皇后来圣山找个朋友。没想到惨死在圣山上。”爷爷道，“这事闹得满城风雨，毕竟是个大帝国的皇子，而且才几岁而已，教廷也不好包庇，就把他逐出了教廷。后来听说他在大陆上流浪，然后就不知所踪了，没想到却又在今天出现了。”

“小孩子懂什么呀？这都杀？”贫道皱着眉头道，“这个家伙真不是东西！看我一会儿怎么教训他。”

“你可千万别大意。”爷爷着急地道，“狂信者是个很奇怪的职业，信仰越虔诚坚定，本身获得的神力就越强，法术威力和肉体的强度都会大幅地增加。米诺亚在战斗技巧上虽然不错，但和真正的高手比还差了不短的距离。可是他的身体强度太变态了，当时我父亲用龙纹古剑全力斩击才能勉强破开他的皮肤而已，那点小伤对他来说几乎眨眼就好。”

“而他被法术增幅以后的力量更是惊人，我可以肯定地说，绝对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强的。就是你父亲也绝对不是对手，而且差的不是点半点，传说，他曾经一棒子打死过一只铁甲兽，可见他的攻击力有多强。说不定，他可以仅仅依靠力量就能打破大地之熊的魔法防御呢！”爷爷脸色沉重地道。

“噢，我知道了，原来他们之所以不怕盖次，是因为他啊！靠他破防，靠妖剑的